

雨前闲话

李文熹

2014年12月20日晚上,北京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出的“纪念叶盛兰先生诞辰100周年京剧演唱会”上,有《击鼓骂曹》中“击鼓”一节,一面大鼓的两端,沿着鼓皮与鼓身接合处,写了一圈黑色的“卐”字。我们知道,黑色的“卐”字是希特勒德国纳粹的标识。写在鼓身上的,应该是金色的“卐”字,从佛门传来的这个符号,在中国民间演变成吉祥之意,读作“万”字音。而纳粹的“卐”字,是希特勒国家社会党德文两个“S”字头变形的交错重叠。“卐”与“卐”的区别,一向右旋,一向左旋;且吉祥的“卐”字应是金色,纳粹的“卐”字是黑色,制鼓人没有把这两个字区分清楚,以致出错。

诸如此类错误举目皆是,说起来是小事,却使人忧虑。上述纳粹的标识,在欧洲很多国家是法律禁止使用的,你把那面大鼓拿去以色列敲打试试,看会出现什么后果!

记得王元化先生曾给我讲过一件这类小事。那次我们谈起汉字的简体字带来的问题,特别是对通用简体字造成的文字混乱,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。王先生说,他住处附近有家理发店,是某书法家写的招牌,是繁体字,把“理髮”

写成“理發”,出门就看到这个“理發”,甚是别扭。一天,王先生进去理发,对服务人员说,你们招牌上“理發”的“發”字写错了。那人把王先生一打量,傲气地说,老先生您自己错了吧。我们请的是著名书法家写的,怎会出错!王先生默然无语。

我居住的武汉市近年发展很快,出现了很多景点,比如汉口江滩的东方茶港;武昌起义门的碑林;东湖梅园门口刻字的大石头,等等。既是景点,就是一个文化窗口,配上图片和文字说明,或者是文人创作,书法家挥毫,本意是相映生辉,提升城市人文格调,却也是因为通用简体字的问题,或是掌握不住繁体字的问题,使形象受损。

实际上这类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就是一本《新华字典》,多翻几下,就不会出现这些瑕疵。

再说了,大陆通行简体字,你就用简体字好了。你要使用繁体字,那就要把使用的繁体字弄清楚,避免出笑话。至于书法家,出现这类错字就不可原谅了。

对传统文化的望文生义,则是另一个问题。比如古代官员退休,叫做“致仕”。现在人写文章说,古人历经十年寒窗,考取功名,终于致仕。

把致仕理解成踏上仕途,这真从何说起。

再就是对字义的理解问题,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“也”字。“也”字,作为语气词、助词、副词,三尺小童也知道使用;但“也”还是一个名词,特指人体某器官,古人的《说文解字》和今人的《汉语大字典》上都有这个义项。所以,把“也”字用作人名,难免让人引起联想,忍俊不禁之余,复为悲哀!

悲哀者,有某人将“你们铿锵的朗诵”,说成“你们坚强的朗诵”,通过电视台直播,能不悲乎!

二

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一千二百多年来,没有哪首诗能比这首诗更脍炙人口了。但困扰我们的是,如果这个“床”是室内的睡卧之床,那怎能联想到室内会有霜呢?

近年有指此床为马扎之说,因为马扎原名“胡床”。由卧具改为坐具,由室内移至室外。

深夜在院子里坐在马扎上望明月想故乡,吟诵出“床前明月光”的诗句来,感觉很别扭。因为这个“床”应该是一个很突出很明显的东西。不能因为场景从室内移到了室外,就找出这个叫胡床的马扎顶上去。虽然古人说诗无达诂,只要解释能成立就行,但这个“胡床”之说也太牵强了。

这个“床”既不是卧具,也不是坐具,那是什么呢?

是井栏。

唐代叫床之物甚多,其中水井的围栏就叫“井床”。李白在《长干行》的诗中写道: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千里,两小无嫌猜。”很明显,这个床,就是水井围栏,而不会是卧室之床,也不会是马扎。古人凿井而居,共井为邻,井是街市活动中心,小孩子两小无猜,绕着井栏玩耍,是市井生活的日常现象。“床”解释为井栏,诗境诗情诗意就符合逻辑了。而且,这首诗的场景也不应或室内或室外,而是从室内到室

外,再从室外到室内。

这首诗的题目叫《静夜思》,静夜,应是夜很深了,月到中天,万籁无声。静寂中从窗棂远望出去,井栏前的月光好似白蒙蒙一片寒霜,凄清袭人。仰望明月,思乡之情油然而起。

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朽的。读这首诗,哪有一千多年的距离!一代一代伟大的艺术家,把他们纯洁的感情光辉,永远留在人间,照亮着后人崎岖的生活之路。

三

京戏里很多字咬的湖北音,更准确一点,是武汉口音。

说是京剧前辈多是湖北人,他们把乡音带进戏里,留传下来。

这说法似是而非。

西皮、二黄原是汉调和徽调的主要唱腔。清中叶西皮、二黄开始合流,至道光年间,徽、汉二调兼及昆曲、秦腔在北京融合成京剧的基本唱腔。但是北京话没有入声,用纯北京话唱起来会很别扭,念韵白也是这样。为解决这个问题,前辈们把湖北音,还有安徽音、河南音和江苏音,以及中州韵(古韵),引入京戏,就顺畅了,好听了。京剧里把这些字音叫尖团字,上口音,也就是常说的湖广字,中州韵。其实,尖团字本是汉语古音古韵,满人咬不准尖团字,致使入关后影响了后来北京话的发音和定型。

于是,京昆咬字特讲究尖团(尖是舌抵齿,团是舌避齿),及上口字。箭要唱 zian,雪要唱 sū ě,尖音;见要唱 jian,骑要唱 ji,团音;知要唱 jir,上口音,这些是要老师代代口授相传的(上口音主要来自元代《中原音韵》,以及流传下来的古音和方言,上口就是顺口的意思;尖团字是上口音的一部分)。当然,有一定功底的人也可以偷学到手。略知一二的人,听力较好的人可以模仿行腔(旋律),辨别走板(板是强拍,眼是弱拍),但气口,特别是偷气口容易搞错。现在许多青年演员尖团上口拿不准,唱念就差那么一点味。

尖团字是京剧在长时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,积淀起来的深厚的传统文化,应该扎扎实实地继承!尖团字既是很规范又是很科学的音韵艺术,是京剧独有的特色,是京剧综合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,没有尖团字就不是京剧了。

四

网上看到一组状元们写的字,固然写得好,但仔细一看,都是一个体——馆阁体。有清一代,诸帝都是学赵孟頫、董其昌,因而形成馆阁主流。上有好者,下必甚焉,晚清民国以来论书者常持此论。

这在书史上也多有记载。米芾《书史》中细列了当时各种现象。其实,若非唐太宗崇王,王羲之亦未必能称圣而为“天下第一”。

在毛笔时代,书法首先是应用件,艺术不艺术或艺术有多高则作另外论,甚或身后论。所谓馆(台)阁体,因科举考试而生,并无悬壁作范之旨。清中以来的书法碑学派以书艺高下评之,亦有文不对题之处。而当碑学派刻意以笔摹刀过滥后,人们又转寻富含书卷气的作品。

书法是绝对心灵的东西,矫揉造作会很难受!当今硬笔及键盘时代,毛笔书法必然今不如昔,但却不乏虚功虚名者。此时再看旧时馆阁体,岂不弥足珍贵?

五

中文的“体”字在书法中有两解:一指字形,一指风格。前涉应用,后及艺术。然则前人留下的书法名作,多是书写自家作品;而今之书法家(誊抄手、写字匠)字佳,文不一定好。须知,书法家应有丰厚的学养。作品内容可为他人之作,但款识却是自撰,寥寥数字,亦可见书者素养。特别是款识,皆“录……书于……”。事实上,此“录”即是“书”,是一次行为,不应用两个动词。

结构比笔画更重要。近年有废楷书直奔行草之说。此为急功近利者所倡,然欲速则不达,行草无根基矣!楷书在章法布局上,一般有三种

形式,即横有列纵有行;横无列纵有行;横无列纵无行。外沿一般是齐整的。

以上两段所涉,很多善书者也处理不好。为什么呢?因为古人书写是在自然状态中自然而成,而今人则如排练后的表演,正文完即表演完,致出现款识用体不当、置行排列不当等等问题。这是因为演出完毕后的松懈及功力不到所致。

六

有书家下了不少功夫写小楷,却难遂人愿。其主要的有两个:其一,笔画还不过关,尤其是“点”和“撇”的质量尚不到位,“点”画起笔入纸时不斩截果断,“撇”画则写得过快,没有送到底。其二,小楷书一定要每个字当一单元写完——也就是说,至少每个字要连续写完,靠在桌上的手腕才能移动,否则字形松散。试想,一个熟练的书手是不会一笔一划断开来写的,这一点常为很多人所误解。当然,新手一开始不太容易做到,但一定要培养这种意识,慢慢就会好起来。

解决这两点的最好方法也有两点:其一,必须临摹经典墨迹本(一开始不能临摹刻本,虽然很多经典是刻本,如《黄庭经》、《洛神赋》,但刻帖看不清笔画的起收转接);其二,一定要打格子写。打格子貌似浪费时间,其实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。打格子写后,很容易看出某个笔画或写长或写短或位置不准确,通过比对原帖,自己就能纠正过来。试想,文徵明、赵孟頫写小楷都得打格子,何况我们常人!从经验上说,格子的尺寸纵横为1.4乘1.6厘米为佳。还有一点,就是要用熟纸,如蝉翼、云母或矾绢,生纸一写就会跑墨,很难控制。当今写小楷的误区是在笔笔断开、用生纸,而且往往把字写大了。古人所谓小楷,每个字都在1.4厘米见方以下,超过这个规格就是中楷或大楷了。

推荐习小楷者首先临摹图版高清的文徵明《莲社图记》,一般强化训练一个多月就能过关。熟悉《莲社图记》之后,再临赵孟頫《汲黯传》,并可以参读墨迹本《灵飞经》和其他经典刻帖。

能写一手好小楷,其秘密是常写。古人习字都有专门老师,今人只要找对范本,方法得当,加上常动手,也不是难事。

七

今年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00周年。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划时代的白话文历史,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。但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把它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相混淆,笼统称之为“五四运动”或者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,其实应该将这两个运动明确分开。有学者提出“两个五四”,这提法也不妥,因为这很容易造成混乱,导致无法清晰地划分两者,结果在很多人的概念里还是一回事儿。就像“两个法国大革命”的提法不妥一样,很难让人分清哪儿是哪儿,结果这概念就没法成立了。

八

齐白石不碰西画,其据中国画所言不宜延伸至其他画种。传统中国画讲意象,传统西画重写实,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。徐悲鸿促中西交融,潘天寿力主二者应拉开距离。当代,中西绘画又在许多新的点与面上交会(汇)。一两百以至几百年间,人们都在探讨,让结果自然成吧!?

九

平时怕起早床,世界杯我只在中午看重播。虽然也精彩,但却无悬念。而巴西德国半决赛,却是特地起早床,带着悬念看球。不料大跌眼

镜,巴西竟然惨败!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不起作用了,看得巴西球迷泪眼汪汪,好不可怜。今天竟成了巴西的国耻日。不过巴西球员和教练仍然不失风度,与对手拥抱握手道别。这就叫“费厄泼赖”精神。我看好德国队,但也不忍看到巴西队如此下场。我们不是幸灾乐祸的人。巴西队将如何回家?如何见妻子儿女?想来都不是滋味。但愿他们的家人也有点费厄泼赖精神。

巴西的进球是在最后两分钟,很像是德国人有意让的。当球落到德国后半场时,除了守门员外只有一个后卫,其他德国球员竟没有一个人往回赶,让对方球员从容射门。总算给对方留点面子,日后好见面。否则光腚下场,巴西队将何以堪?

另外,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,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费厄泼赖不够全面。有一位老前辈,年轻时也是足球运动员,教练是英国人。他说,费厄泼赖的意思不仅仅是谦逊礼貌,讲究绅士风度,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过于计较输赢,运动比赛都只是游戏,不要过于认真。这是他们的教练教他们的。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,当阿根廷与英格兰对决时,马拉多纳靠“上帝之手”赢得胜利后,英国人似乎并没有揪住不放,不依不饶。

不过今天世界上费厄泼赖精神也有点每况愈下了,输不起球,输了球就刻骨铭心,实在要不得。球迷们像发了疯,不惜破坏捣乱,甚至犯法。球员们也好不到哪里去,往往在场上大打出手。真是从何说起!

2015年谷雨

责任编辑 韦健玮